

一度君华
◎著

那年晋阳城，西华门进来，经唱经楼，到天平巷，有满城飞絮，杨柳依依。
三个少年意气，干云，誓要重整河山，匡扶圣君。浣花洗剑，不忘初心。

废后 将军

FEIHOU
JIANGLUN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ZHOU CULTURAL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废后
将军

FEIHOU
JIANGJUN

上

一度君华
◎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废后将军 / 一度君华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500-2221-8

I . ①废… II . ①一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93722 号

废后将军 (上、中、下)

一度君华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苏双鸽
特约策划	秦 瑶 涂继文
特约编辑	秦 瑶
插 画	李 堃
封面设计	姚姚设计工作室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48
版 次	201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66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221-8
定 价	85.00 (全三册)

赣版权登字 05-2017-15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上册



- 【楔子】……………001
- 【第一章】少年游，杏花吹满头……………003
- 【第二章】相思意，黯黯生天际……………012
- 【第三章】生死局，烟光残照里……………024
- 【第四章】家国恨，浮云蔽山河……………033
- 【第五章】慢进趋，潜光养羽翼……………045
- 【第六章】巧焚城，远芳侵古道……………055
- 【第七章】又获罪，清月光入扉……………068
- 【第八章】荒城疫，烽火沙似雪……………079
- 【第九章】寻踪迹，寒林起情愫……………092



目录

CONTENTS 上册



- 【第十章】 旧童谣，龙尾暗伏辰……………103
- 【第十一章】 假勤王，父子终反目……………115
- 【第十二章】 陷沼泽，白首犹按剑……………125
- 【第十三章】 温柔乡，杀机笑中藏……………138
- 【第十四章】 英雄寞，史册怎评说……………153
- 【第十五章】 主家事，温帅托遗孤……………170
- 【第十六章】 一步错，步步皆蹉跎……………188
- 【第十七章】 江山易，君恩未曾移……………203
- 【第十八章】 遇刺客，朝堂大清洗……………218
- 【第十九章】 号角起，谁挑灯看剑……………234



楔子

慕容炎高居王位，在诸臣议事结束之后，突然说：“左爱卿。”左苍狼有些意外，但还是出列：“微臣在。”

慕容炎说：“自古后宫不干政，爱卿既任军职，携带凤印，始终于理不合，下朝之后，交了凤印宝册吧。”

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平和，如以往任何一场朝议。朝臣没有说话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他要立姜碧兰为后了。

左苍狼半跪在地上，腰身笔直：“微臣遵旨。”

沉默，令人有些酸楚的沉默。慕容炎轻转着手上的花青翠玉扳指，面容如刀削石刻一般冷酷。他居高临下的俯视她，轻声问：“可还有话说？”

左苍狼微顿：“微臣谨遵圣谕……无话可说。”

那金章凤印，本就不是她应该觊觎的东西，纵然伸手触摸，也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而已。他真正要娶的，只是姜碧兰——那个倾国倾城的姜碧兰。

他问她“可还有话说？”可早就知道的结果，夫复何言呢？



少年游， 杏花吹满头

第一章

天还没亮，白丫头从梦里惊醒。她揉揉眼睛，就看见几个村民推门进来，把正在床上“睡觉”的爹爹用草席卷起来。娘在低声哭泣，她跳下床，走到娘身边，看着村民把父亲抬出去，也没走多远，就在村口的山脚挖起了坑。

白丫头走到被草席卷裹的父亲身边，伸出小手推了推他，然而父亲并没有醒。她仰起小脸，看向身边的娘亲，奶声奶气地说：“娘，爹怎么还不醒呀？”

她娘哭得说不出话，旁边有人告诉她：“你爹死了。”

白丫头歪着脑袋，问：“死了是怎么了？”没有人说话，有人抬起她爹，放进挖好的土坑里。白丫头走到娘亲身边，原来死了，就是埋起来了么？她小声问：“娘，我们把爹埋得这么深，爹睡醒了怎么出来呀？”

一直低泣的娘亲突然抱住她，放声大哭。也不知道哭了多久，她娘拉着她往回走，她回头又看了一眼那已经填好的土坑，仍是懵懂。

刚回到家里，村里的杨婆婆就来串门。白丫头坐在门槛上，只听杨婆婆跟她娘低声说话，隐约是什么：“这样的灾年，你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家无余粮的，怎么过活……”“以你的姿色，要嫁人不是难事，只是带了一个孩子，终

究竟是件麻烦事……”

她不过五岁多，半懂不懂，但是隐隐还是有点明白。所以等杨婆婆走后，她跑到她娘身边，抓住母亲的衣角：“娘，你别把我送人，明年我去跟大人们学打猎，以后我养活你！”

她娘抱着她，泪如雨下。

村子里越来越多的人得了怪病，咳嗽、发热、痰里带血，不久就会死去，然后被埋进土里，或者烧成一堆灰。

村长召集大家议事，说天降灾厄，定是人行不义之举，激怒了山神。村民早已吓怕了，这里虽然临近大燕国都，但是朝廷早就自顾不暇，若等官老爷们来管，只怕村子里的人早已死绝了。

求人无用，不如求神。于是全村决定祭祀山神。

村子南边就是南山，有山神庙，庙旁边有一个奇怪的洞，深不见底。里面腥风阵阵，从来没人敢下去探个究竟。村中祖辈传说这洞连通着阴曹地府。

祭祀山神的时候，只要把三牲五谷往庙里一摆、童男童女往洞里一扔，便算是尽了心意。只是好好的儿女，谁愿意用来祭神？人群里久久没有人出声，村长站得高些，望着村民们道：“选中谁家孩子，补贴一两银子。”

白丫头牵着母亲的手，站在人群中间，完全不知道这是干什么。旁边有小孩拿了木棍跟她玩，她躲在母亲身边，和小伙伴捉迷藏。不一会儿，母亲带她回家，呆愣了半天，给她换上新衣，重新梳头，还扎了根红色的头绳。她扎进母亲怀里：“娘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会孝敬你的。”

母亲的眼泪滴到她的头发里，冰凉冰凉的。白丫头抬起手，轻轻擦干母亲脸上的泪痕。突然门“砰”一声被踢开，村长带人闯入，把她从母亲怀里扯出来，往肩上一扛，她眼前一花，世界颠倒。她挥动手脚，大声喊：“娘！娘！”

女人双手捂脸，肩头抖动，不肯抬头。她像虫子一样扭动：“你骗我，我讨厌你！”母亲哭得更凶，扛着她的男人用力敲她的头：“老实点！”

她吃痛，眼泪一串一串地落：“娘，如果我爹没死，他一定不会用我换一两银子的吧？”

女人双手抱头，痛哭。她不再说话了，死真不是个好东西，死了就没有了，再也没有了。

白丫头拼命扭动着身体，然而那点力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几个村民把她用绳子捆上，将布团塞进她嘴里，用箩筐挑了，去往山神庙。另一个筐里挑着同村的小男孩，也是被捆成了麻花状。白丫头唔唔地想跟他说话，他却一直哭，根本没有看她。

村长和众人在山神庙里不知道说什么，村民们时而跪拜，时而低声祝祷。然后有人提起两只箩筐，白丫头只觉得眼前一暗，还来不及叫一声，就被倒进了山洞。

两人一路下滚，前面的男孩拼命挣扎，然而声音只在喉间。

白丫头用力呸出了嘴里的布团，低下头拼命地咬男孩双手之间的绳索。男

孩的身体里似有什么东西在冰凉地游动，她奶声奶气地问：“喂？你这里是什么东西，怎么还会动的？”

男孩没有回答她；他的身体开始还拼命抽搐，慢慢地就一动不动了。她满嘴是血，终于咬开了他双手之间的绳子，满意地推了推他：“喂，你可以动了！”

然而男孩没有动，一个花花绿绿的脑袋从他的衣领里探了出来，嘴里咝咝地吐着信子。

她张大嘴巴，想叫却叫不出来。在无边的黑暗里，那东西冰凉、滑腻地在男孩的身体里游动，吃空了他的整个身体！

那头黑狼把她从山洞里拖出来的时候，咬伤了她的脚，可她竟然没有感觉到痛。她只是呆呆地坐在洞口，看着面前这头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“大黑狗”。

村民们经常前来祭祀，山中野兽都知道这个洞里经常会有吃的东西。那头黑狼把她从洞里拖出来的时候，正遇上另一群野狼。

独眼的黑狼与群狼撕咬搏斗，她像是突然清醒过来，磨断绳子，拿起村民抬贡品的扁担胡乱耍了一通，大声喊：“喂，你们这群家伙，以多欺少，算什么好汉？哦不，算什么好狗！”

树上的乌鸦都翻起了白眼。

凶恶的独眼狼最终打跑了前来夺食的狼群，也许是吃饱了，并没有再管她，而是拖起一只野狼的尸体，离开这里，往大山深处走去。她也不觉得怕，只是看了一眼孤独的山神庙，从这里向下望，隐隐约约还能看到那个村庄。她抽抽鼻子——我爹死了，你为了嫁人，也不要我了，我恨你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

她跟着独眼黑狼，也往大山深处行去。

山里真好玩，不用做家务，不用浆洗缝补，没有整日啼哭的母亲。她采摘小动物们吃过的蘑菇，摘虫子咬过的水果。独眼的黑狼就住在旁边的石洞里，周围长满茂盛的野蔷薇，萱草接天。

独眼狼又凶又坏，经常龇着牙吼她，她觉得这条“黑狗”好凶，难怪主人不要它。可她不凶，她娘也不要她了……她蜷缩在旁边的石洞里，有狗看家，死也不走。

她把树枝磨成长矛，用牛角和牛筋做弓。她也学着做捕兽夹，扒开其他猎人做的陷阱，看看有什么玄机。

她吃过有毒的蘑菇，上吐下泄差点没死过去；她遇上过老虎，腿上被抓下一块肉，流着血蹲在树上一天一夜，动也不敢动；她遇上过蛇，吓得哇哇大哭，嗓子哑得好几天发不出声音。

山里的夜晚真可怕，连风扫树叶都能听见。她害怕夜晚，天光让人觉得安全。

山中无岁月，时间却一直在流逝。她猎到的猎物越来越多，那头独眼狼最先发现了，经常到她的洞穴里偷偷拖走她剥完皮的猎物。她发怒，指着它的鼻子大骂，它也会呜呜地和她对骂。慢慢地她就明白了一些意思，比如示警，比如威吓，比如撤退，比如召集同伴。

她学会用陷阱猎杀野猪的时候，身边已经有七八只狼，黑的、浅棕的、深灰的、带杂毛的，各种颜色都有。有些是发现她有吃的一路跟来的，有些是大小失去母亲，她投食喂养的。

这些家伙会把猎物赶进她布的陷阱里，然后她剥皮，取走自己需要的，剩下的给它们进食。

她救助过被困在山中的采参客和猎人，为他们指明出山的路，也会从死人身上拿走刀、剑、弓等武器。每次看见尸体，她都会不高兴。死亡真是寂寞的东西，从此默默腐烂成灰，再没有思想和声音。

她一直在捕猎，也开始知道跟在身边的不是狗而是狼。狼们也开始习惯跟着她，不会过于靠近，而是喜欢远远地卧在草丛里，只剩两只耳朵偶尔竖起来，在青草尖儿里转来转去。

这一天，她猎杀了一头成年老虎，正剥虎皮，那已经熟得不要脸的狼便上来偷偷吃肉。这时山中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，她嘴里发出低沉的呜呜声，所有的狼都很快躲入深草中。

一行数十人，个个斜背弓箭，身穿白衣轻甲，座下马匹都是极为神骏的黄骠马。她隐在野蔷薇花藤里，只见遍地萱草，野蔷薇漫漫盛开，绿草花海之中，一个人正以绳索套取野马。

他如同月夜之下魔鬼的影子，衣袂飞扬，畅若疾风。野马长嘶，惊动狼群，他抬头向这边望来。

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他抬手一指，周围数十人向这边看过来，却只见一片茂盛的花藤。人群渐渐向这里逼近，她躲入石洞中，片刻后听到有人惊呼：“狼！有狼！”

她挽了弓箭，仔细聆听外面的脚步声。突然眼前强光袭来，她一惊，只见一张漂亮得近乎华丽的面孔。手里的箭已离弦，那人伸手接住，拨开花藤，拎起了小小的她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看着手里毛绒绒的一团，他表情嫌弃，声音却极为动听。

这样近的距离，她清楚看见他柔软轻薄的黑衣，那不同于她见过的任何衣料，上面精致的暗纹如若流光浮影。她皱皱鼻子，闻到好闻的香气。

身边有人不确定地道：“孩子？还是猴子？”

他仔细打量她，随后一脸嫌恶地拎远：“你现于山之东隅，又与苍穹野狼为伴，就赐姓左，名苍狼。”他随手将她扔给侍卫，“和那些孩子一起，活下来就留着。”

侍卫已经击退狼群，将她抓到水边，好一通洗。

彼时野蔷薇开得如火如荼，萱草绵延，花叶接天。他站在锦锻般潺潺流动的溪流旁边，用丝绢擦手，那手指修长光洁，温润得令人眩晕。

她低下头，看见水里清晰地映出一个挺拔修长的身影，随水纹一起，一圈圈漾开。

这个人……是山神吗？

她忘记了自己的名字，只记得自己出生在一个靠山的小村庄，父亲早亡，有一个温柔却懦弱的母亲。她应该姓白，或者是叫什么白？真是不记得了，但无论是什么都不再重要，她有了一个新的名字——左苍狼。不像女孩的名字，因为那个人在看见她的时候，根本分辨不出她是男是女。

她被送到孤儿营，叫几个陌生的男人作“师父”，开始学武、识字，渐渐地，也知道那个人的名字——慕容炎，大燕国的二皇子，身份尊贵到她们只能跪拜，不能直视。

大燕连年战乱灾荒，这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孤儿，他机缘巧合救了下来，安置于此。

左苍狼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，争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。“师父”们教他们的竞争方式粗暴却有效——三百多个孩子，他们只投放供一半人生存的食物。任何一点伤病都会让他们越来越处于劣势，最终慢慢被淘汰。

而每一次抢夺食物，就是剥夺同伴生存的机会。尽管有些孩子会结成同伙，抢夺更多的食物，但其实这里的人没有同伴。左苍狼从来不记他们的名字，因为没有人知道明天谁会不在。她不结交伙伴，也从来不讨好那些所谓的“师父”。她像一只独行的狼，取够了自己的食物便默默离开。

其他孩子并不会轻易招惹她，山里长大的她，不仅身体强健、动作敏捷，箭法更是精准无比，百步穿杨绝不夸张。尤其在她射伤了两个抢夺她食物的孩子之后，大家都默认了她是个没必要招惹的物种。

营中除了她，还有另一个没必要招惹的人，也是女孩，名叫冷非颜。一个每天练功九个时辰的狂人，再加上天赋过人，整个孤儿营连“师父”也不会轻易得罪她。

左苍狼和她一向河水不犯井水，冷非颜也不屑挑衅她。一时之间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这天夜里，左苍狼本来已经睡着了，却被一阵奇异的声音吵醒。她侧着耳朵听了一阵，只觉得稀奇——这……像是哭声？整个孤儿营，好久没有听见哭声了。因为爱哭鬼都慢慢消失了吧？

她坐起来，出了宿舍，外面的石榴树下，坐着一个小男孩。男孩六七岁，生得比同龄孩子更加瘦弱，但是皮肤白皙细腻，一看便知是富贵人家的公子。左苍狼在旁边站了一阵，没有过去。像这种孩子，在这里一般活不过三天，没必要理会。

她转过身，正好看见寻声而来的冷非颜，两人目光交错，只是一瞬，又都移开。彼此不是朋友，但暂时也不是敌人。她们没有打招呼，冷非颜只看了男孩一眼，耸了耸肩，转身回了宿舍。

不一会儿，有师父过来，远远就大声斥责。夜间擅离宿舍，如被发现必受重责。据说这些“师父”都是江湖人，性情古怪，死在他们手上的孩子可不在少数。

左苍狼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两步上前捞起那个男孩，一个纵身跃到了树上。男孩也被吓呆了，他虽然刚来，却也知道这里的规矩。一位“师父”从树下经过，没有抬头搜索，很快离开了。

左苍狼松开男孩，他没有下去，只是说：“我爹、我娘和我姐姐都死了，就在今天中午。”

左苍狼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并不打算知道你的事。”男孩一怔，她又补充说，“这里也不会有人关心这些事。”说完，她将他从树上扔了下来。树上有什么东西一滑而过，左苍狼身体微僵，慢慢抬头向上看。只见一条蛇盘在树丫上，似乎被他们惊扰，探出头来看。

那蛇黑背绿花，咝咝地吐着信子。左苍狼几乎瞬间出手，一下子将蛇远远挑开，然后狼狈地下了树，闪身进了宿舍。

第二天，左苍狼起床晨练的时候，又遇到那个男孩。他果然没有抢到馒头，左苍狼只是看了一眼就没再去管。在这里，同情是一件奢侈的东西。男孩起步比大家晚了两年，但是“师父”们并不打算单独教他些什么。他只能跟着大家一起上课，然后在对练的时候被其他孩子欺辱。

晚上，左苍狼练完功，刚回到宿舍，就听见有人敲窗户。她把头探出去，窗外竟然站着那个男孩。

左苍狼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男孩把一个小布包递给她，说：“里面有凤凰草和青木香，是驱蛇的。”

左苍狼一怔，问：“你送我这个干吗？”想了想，她又问，“你懂草药？”

男孩说：“我家祖上都是大夫，你拿着吧。”左苍狼将那个简易的香包握在手里，鼻端清香隐隐。

有时候人与人之间不能够交谈，更不能询问对方的名字。因为一旦说话，就会有交情，就会把对方当作一个活生生的同类。左苍狼知道这是个错误，但她还是问了一句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男孩说：“我姓杨，我叫杨涟亭。”

从此，左苍狼就多了一个小尾巴，她不得不花时间教他一些武学基础，并且帮他抢夺食物。来这里两年多，她有了一个同伴。

杨涟亭祖上世代行医，其父杨锦瑜却出仕做了官。奈何一朝获罪，满门抄斩。慕容炎觉得杨涟亭资质不错，将他救下，带来了这里。却没有人在意——这少爷从小养尊处优，在这样一个环境里，要怎么活下去。

左苍狼每天替他抢食，天天教他练武。他倒还算争气，一日一日地赶了上来。两人很快形影不离。

这一天，“师父”安排孩子们对练，正好将杨涟亭安排和冷非颜一组。冷非颜可不是个会手下留情的人，她出手快若闪电，杨涟亭哪里是她的对手，顿时手忙脚乱、步步后退。左苍狼眼看不好，忙挽弓搭箭，一箭射出。冷非颜勃然大怒，手中长剑一挥，挡开箭矢，怒视左苍狼。左苍狼平静地跟她对视，少年们早已习惯了察言观色，一时之间无人说话。

冷非颜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左苍狼说：“不过是对练，没必要非要见血吧？”

冷非颜还要说话，那边“师父”吼了一声：“什么事？”

她看了左苍狼一眼，没有再说话。这些人不是他们的爹，也不是他们的娘，没有人会找他们为自己主持公道。

等到离开小校场，杨涟亭说：“冷非颜很厉害。”见左苍狼不说话，他只好接着说，“只怕她不会就这么算了。”

左苍狼这才说了一句：“那是我的事。”她大步往前走，杨涟亭默默地跟在身后，没有再说话。

下午，“师父”们把大家带出来。孤儿营藏在一座荒山里，他们经常在山上海大家布置陷阱或者设伏杀人。左苍狼和杨涟亭一组，正在布置陷阱，突然耳后风声逼近，左苍狼一低头，就见冷非颜剑若疾风般从她头顶掠过！

她就地一滚，拉开距离。然而还没来得及取下弓箭，冷非颜已经再度欺身而上，两人顿时战成一团。“师父”们并不打算过问，对他们而言，这里多了谁或者少了谁，都不是要紧的事。

虽然二人入营的时间差不多，但是不论是天赋还是努力，冷非颜无疑都在左苍狼之上。此时冷非颜招招凶悍，不过片刻，左苍狼右手已经见了血。

冷非颜似乎也没料到左苍狼能撑这么久，更加步步紧逼。突然，身后有什么声响，冷非颜回头就是一刀，然而迎面而来的却是一片粉尘！她冷不防被扬了一脸，心头大怒，一剑挥出，将身后向她抛沙的杨涟亭刺了个对穿！

然而这边，左苍狼已经脱困，挽弓在手，对着冷非颜就是一箭。冷非颜闭着眼睛，挥剑躲避，然而左苍狼箭矢力道强劲，三箭一出，最后一箭正中她胸口！冷非颜知道在这里受伤意味着什么，当下再不敢胡来，掉头而去。

左苍狼收起弓箭，上前扶起杨涟亭。杨涟亭血流如注，他一手按着伤口，意识还算清醒，轻声说：“我……我觉得我的伤并不严重……”他抬眼看左苍狼，目带乞求，“只要给我找一点杜鹃叶子，我就能够先止住血……”

他在害怕，连声音都在抖——这样的环境里，没有人会想要一个重伤濒死的同伴吧？

左苍狼假装没看出来，说：“嗯。”

她找了些杜鹃叶子，杨涟亭将叶子嚼碎，敷在伤口处，又撕了布条包好。左苍狼把他扶起来，他却推开她的手，说：“我自己可以。”

他咬牙硬撑的样子，倔强而坚强。左苍狼跟在他身后，什么也没说。

第二天，杨涟亭就发起了高烧，整个脸烧得通红，嘴唇干裂，有时候还说胡话，不停地喊爹、娘、姐姐。

左苍狼给他带了吃的，然而他人人事不省，已经没法咽下任何东西。左苍狼走出他的宿舍——这样高烧不退，要不了多久，他就会死吧？

他需要看大夫，再不济，有点退烧的汤药也行。但是在这里……谁又看过大夫？

其实完全不必在意，不过是死一个人而已。左苍狼走出去，站在一根圆形的木头柱子旁边，看见上面被虫蛀出的小孔，想起他颤抖着说“我觉得我的伤并不严重”。

其实，也不是全无办法，那些“师父”一定能弄到药救他的命。可是真的要去求他们吗？就为了一个杨涟亭？

她觉得有些可笑，可是当那个人气息渐弱的时候，她下定决心一般走进那排崭新的宿舍。屋子里，几位“师父”正在喝酒。左苍狼站在桌旁，第一次发现求人真是很难开口。她竭力低头：“师父，杨涟亭受了伤，一直高烧不退，请……救救他。”

几个男人闻言像是觉得自己喝醉了，有人哈哈大笑：“你……就这样求人？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姿态，这个也要我教你？”

左苍狼双膝一屈，跪下道：“求各位师父救救杨涟亭。”

男人大笑，一双手轻轻抚上她的肩头，醉语呢喃：“你这样闯进我们房间，又摆出一副这么柔顺的姿态……真是……很容易让人误会呀。”

左苍狼身体僵硬，感觉那只手顺着领口滑了进去。她微微颤抖，想要躲避，却终究没有动。那感觉像是一条鼻涕虫爬过，留下冰凉恶心的黏液。

一张脸带着浓重的酒气靠近她的脸，唇瓣吻过她的耳垂，那个声音在她耳边轻声说：“乖乖，这样就对了。来，再坦诚一点。”

左苍狼右手紧紧握住衣角，对于这样的要求，她并不意外。这些“师父”是什么样的人、有多冷酷，她一直就知道。这里饿死的孩子，就如同饿死的野狗一样，连埋都是一件奢侈的事。

片刻之后，她缓缓解开腰带，露出白色的里衣。几个男人哄笑起来，有人轻声说：“还是不要太过了吧？毕竟是殿下带来的人，以后说不定要共事。”

左苍狼唇上血色褪尽，咬着牙一磕到底：“请救救杨涟亭，我……我愿意满足师父们的任何要求。”

屈辱和愤怒让她颤抖得像片落叶，无数次想要离开这里！但是……回去看着杨涟亭慢慢地死，以后想起来，也会恨这时候不能坚持的自己吧？

眼泪慢慢盈于眼眶，一双手在她背上游离，被冷非颜划出的伤口暴露在诸人眼中。她闭上眼睛，轻轻咬牙。一切都会过去。

我可以忍辱负重，也可以卑躬屈膝。不管他生或死，起码我已尽力。

一滴泪砸落在地上，她不禁觉得厌恶。不是已经决定了吗？这样软弱，是要哭给谁看？

蓦地，门被推开，风带进阳光，吹得酒气四散。左苍狼抬起头，只见门口站着一个人，身躯拔挺，黑衣被泪水虚化，翻卷飞扬如同圆月下魔鬼的影子。

左苍狼一怔，只见来人手中寒芒一闪，屋子里四个人尚不知发生何事，已慢慢软倒，然后鲜血喷溅！

是慕容炎！左苍狼纵身跃起，避开那道剑光，飞快地拢起衣裳。

“主上！”她跪下，膝行几步到他面前。慕容炎眼中杀机一现，却惊讶于她避过那一剑的速度，想了想，没下手。

那只小手扯着他的衣角，小手的主人声音低微、沙哑：“主上，求求你，救救杨涟亭。”

他低头俯视她，脚尖勾起她的下巴，低声问：“求我？你拿什么求我？”

她抬起头，直视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全部，我的全部！”

或许是惑于她眼中的认真，慕容炎缓缓说：“好，我接受。”



第二章

相思意，黯黯生天际

左苍狼没有回杨涟亭的宿舍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相信慕容炎。她认定只要他应允，便不会失言。

小校场上，正是授课时候。“师父”们从来不管谁迟到，甚至谁没有到。他们只要结果，到最后谁还活着，谁就成为真正的强者。

左苍狼回到自己的队列里，一转头看见冷非颜，不由愣住。

冷非颜中的那一箭，力道怎样，没有谁会比左苍狼更清楚。就算是射一头鹿也应该倒下了，然而冷非颜没有。她不知道何时拔掉了箭，胸口衣衫被血染了一片，然而她抿着嘴角，目光锋利依旧，甚至跟她对练的男孩手都在抖。

似乎察觉到左苍狼的目光，她横眉冷对，二人目光相触，周围的少年不由自主退开老远。然而左苍狼并没有跟她动手，这时候是取她性命的最好时机，但是这个人的眼神，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执着与坚持。

晚上，左苍狼抢了些吃的，先去杨涟亭宿舍。里面已经有大夫为他重新包扎了伤口，正在煎药。大夫的药箱就放在一边，里面多的是伤药。左苍狼随手拣了